



散文

炒米里的乡愁

易裕厚

几天前,单位组织党建活动,去外地参观一位伟人的故居。随后来到邻近小镇上的一家小餐馆吃中饭,老板端上来一盘炒米,望着那粒粒金黄色的炒米,抓一把丢进嘴里,那散发出来的香味又让我想起了儿时的往事。

20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经济落后,物资十分紧缺,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吃得最多的零食就是葵花籽和法饼,可这些都是要花钱买的,而不用花钱,家家户户可以自产的美味就属炒米了。

炒米好吃,制作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记得在夏天或秋天,太阳高照的日子里,母亲在做晚饭时,特意多煮些米饭,吃不完而剩下的则留着。第二天,拿出竹篾织的大筛盘,铺上报纸,再将剩饭抖散到报纸上,拿到太阳下去晒。中间隔一阵还会去翻动几次,直到剩饭晒干成单独的一粒粒晶莹剔透的米籽。这就是炒米的原材料。

接下来的工序就是炒了。母亲把干柴扔进灶膛,燃起火,烘干锅子,然后将晒干的米籽拌着那种炒食品专用的黑沙子,倒入烧热的铁锅里,用锅铲不停地翻炒着。这时,灶膛里的火势要控制好,火太大,炒米就会烧糊。待白色的米籽开始泛黄,立马出锅,倒入旁边的脸盆中冷却。

待降温后,用小铁筛将细沙子筛出来,剩下的就是又香又脆的炒米啦。这时候的炒米是不能多吃的,它带着余温,火气太重,容易让人口舌生泡。

炒米可以干吃,直接塞到口中,嚼得“嘞……嘞……”作响,香味瞬间便在唇齿间弥漫开来。也可以泡着吃,抓上一把丢在瓷碗中,倒入开水,喝起来口感好似奶茶。记得去呼伦贝尔大草原时,看到牧民们就喜欢在冲泡奶茶时放上一小抓炒米,那样泡出来的奶茶更香更浓,听说喝了之后更能解酒。

各人的口感爱好不一样,有的爱吃甜的,就会在炒米中加点糖;有的喜欢吃咸的,就会放点盐;还有的会在炒米中放入炒熟的干黄豆,吃起来又是另一番滋味。

在老家,炒米那时是家家户户常备的待客之物。腊月时节,每有客人到来,就会端上一盘炒米,就着自晒的盐姜或苦瓜干、茄子干之类的点心,泡一杯茶或倒一杯酒,围坐在吐着蓝色火苗的火炉旁,拉扯着家常,聊着今年的收成,谈论着来年的打算。还是小孩子的我们,可没有大人们那么客套,时不时地伸手抓上一把炒米,自顾自地吃着。

炒米,是我儿时最喜欢吃的零食。冬天,只要母亲做了炒米,一放学回家的我,就会跑到房间里,从瓷坛里翻找出防潮塑料袋装着炒米吃。

后来,我求学离开了家乡。参加工作后,进城安了家。母亲也已经去世多年,我再也没有吃过她做的炒米了。如今,再次品尝起这儿时的美味,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在柴灶旁忙碌制作炒米的身影,尽管我已感受不到儿时那种原汁原味的炒米香,但深埋在骨子里的那种记忆是永远磨灭不了的。有人说,乡愁就是对故乡美食的一种记忆,那于我而言,非炒米莫属。

投稿邮箱: zzkfwy@163.com

随笔 在涑口老街闲逛

周慧文

从杨柳依依的涑江河边,走过去就扎进老街了。

“金三角早茶”,当你看到高高墙壁上这块大招牌时,肯定以为穿越了,来到了人来人往,烟火袅袅的广州某一条街道。这连会个车都艰难的弹丸之地,被誉为金三角,看来老街人充分相信自己所居住的这风水宝地。

“传统老式葱油饼,不含任何添加剂,口感好,需要者可随到随炸”,喝完早茶,一出门,定会被这则写在破了边小包装纸上的广告词吸引。炉子前空无一人,不过没关系,只要你走上前去,主人就会穿过长长的弄堂慢慢悠悠而来,开火等油热,直至油翻滚,现炸给你。“心急吃不上葱油饼”,是的,当你吃上这外酥里嫩,口感香软的热葱油饼时,就能体会有一种美味是值得花几分钟时间等待的。而主人的这种不急功近利,慢工出细活,把生意做成消遣时光的一种方式,是我们追寻的感觉吧。

吃着葱油饼,往前走几步,“福昌和斋”会进入眼帘,我不知道此斋的主人是从事什么行业的,但从高大宽阔的气派来看,曾经的主人一定非常富贵吧。微信好友李栗山在文章中形容“福昌和斋”四个字,字体“中和醇厚,内藏风骨”,我觉得实在是妙。昔日的豪宅如今大部分日子是空闲着,铁将军把守着,偶尔门是开的,那是老街上某某鸟窝,在此最后安歇几天。这百年“福昌和斋”也算是“老有所用”。

几辈人生活在老街上的自信,随处可见,如一门旁挂着的“汤记钟表修理行——精修各国钟表”招牌,小小招牌上是满满的自信。只可惜招牌依旧醒目,可门店却经常是紧闭的。

多年来,在老街上闲逛,我都会特别关注一家门前。此屋中居住的老头应该是个有文学素养、悯人情怀的人。有一年他爱妻走了,他原创了一幅我多次感动得清然泪下的长对联,用白纸黑字写着贴在门的两边。遗憾的是我拍的那张照片现在找不到了。而近两年,他门楣上“春满人间”,门边“毛主席为革命经历千辛万苦,扭转历史乾坤深受人民敬仰;邓小平搞改革施展雄才大略,实现国强民强百姓欢歌笑语”的春联,应该是原创作品。可见老头对如今美好的生活,是怀抱一颗拳拳感恩之心的。

有意思的是老头在绿铁皮大门上,贴着一告示:“来宾请注意:屋主不在家,有事请打电话,1*****,此告,敬礼。2019春节。”想必这是老头远离老街随子女去大城市生活之前,担心邻里、好友吃了闭门羹后,会久久待在门前等待吧。淳朴的老街民风,养育着的是一个心中装着他人的老头,一个情感细腻的老头,一个可爱可亲的老头。

没几步,便能看到圆浑雄厚的“晋丰粮店”四个大字。当初这个店铺不知有多么的热闹,芸芸众生,来来往往,在此驻足过的每一个人,连同今天的我,都是天地一沙鸥,匆匆一过客。

对面向涑竹木加工厂,其实也就一户民宅,更多的时候是大门紧闭,偶尔开门是生意来了。有一次营业时,我正好经过,看到厚实的千年屋码放在里。如果是幼年时,看到这一幕会害怕很多天,但现在自己快半百了,不仅毫无害怕之念,相反觉得那就是我身体和灵魂的最终归宿,倒有几分亲切。

每当我带老娘在老街散步,经过接龙桥码头时,老娘都会说:“这个码头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很繁荣的,也是你外公走了一辈子的码头,我小时候是从这上岸来看你姑外婆的。”外公是株洲市航运公司退休的,他一辈子在水上漂泊。湘江河段每一处码头,他都熟悉,而涑江上的接龙桥码头处,上岸即他最爱的妹妹家,因此,这个码头,是外公夜航偶尔停靠的最温暖码头。外公在20年前走了,姑外婆于去年也走了,我老娘都八十有余了。这个昔日老街商业繁荣及涑江航运发展的见证物,如今已被旧不堪,荣光不再。但像我这年纪一大把的人,偶尔来一次,坐在码头上,夕阳西下,望着东去的涑江,回首过往,感叹时光,也可从容地消遣一天。

来涑口老街,伏波公园那是必去不可的。伏波公园因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曾在此屯兵而得名,也因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曾宿于此而得名大噪。如果你是历史研究者,那可以来此居住一晚,好好研究、体会。如果怀抱闲适心境来此随意走走,那么有几处景观不可忽略。进门左手边,悬有两个公平秤名为“法平如水”的雕塑。庙门前阶梯旁光滑的石板则告诉你,这可是返老还童的理想之地,如果你能放下身段,弯下腰来,坐在梯上,顺势而下。上上下下,多个来回,其乐无穷,此时完全不必顾及世人的眼光,也不必因为磨破裤子而担心娘责骂了。那会是个让灵魂放飞的时刻。从庙前右沿着窄窄的石板路下去,就来到了情趣盎然的“弟子观”竹篱笆边,坐在石凳上,看涑江上渔船悠悠地飘荡着,赏对面芦苇在风中摇曳着,自个儿遐思着,几个小时的时光就在樟树籽悄然落下时滑走了。

老街的历史幽幽远远,有着许许多多的典故,值得研究,老街的文化绵绵长长,有着许许多多的意义,适合于生活不慌不忙时,一个人闲逛。

世相

神农湖畔

谭红明

我没住在市内,不大熟悉株洲市区。就散步休闲而言,河西最好的去处,我以为属于神农湖!

穿过炎帝广场,眼前矗立着高高的电视塔。塔上有两个环状的建筑上下相隔,乍一看,有点像小号的东方明珠。

塔前不远,一条红色的环形人行道蜿蜒过来,又悄然远去。路边整整齐齐的是腊叶子树,暗绿色的底子,长满了红褐色的新叶。那边草皮的缓坡下,就是河西有名的神农湖。秋冬时节,水面下落,四周草皮渐黄,渲染着冬的萧瑟。水边看不到那种常见的湖边黑泥,却是一块接一块的黄色地。原来这里曾长了密密的茅草,被按根部齐齐割断,便有了这怪怪的水边黄地。踩在上面,“唧唧啾啾”的声音便接二连三响起。

湖中有几个小洲,挤着密密麻麻的浅黄色芦苇。水荡之地,大概只能是它们的天下。这让我想起白洋淀,孙犁的《芦花荡》里所描述的芦苇世界。想来那漫天遍野的苇子,定是可以让人沉醉不知归路的。可惜这里的芦苇太少,没有气势。哪怕最普通的小草,只要漫山遍野,便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武功山上秋天的金顶大概正是如此。高高的山顶上,再没有其他的植物,只有黄色的草甸高低起伏着,绵延远去,丝毫没有单调之感,反而透出一种磅礴之势,真是令人回味。

水边又有许多树了。那垂下长长柔枝的,自然是柳树了。“杨柳岸,晓风残月”“昔我往矣,杨柳依

依”,柳树,在历代文人墨客的心中,几乎是依依不舍的代名词吧。多少美好的情景,皆蕴含在临别而赠的那截柳枝之中。走在在这柳条轻拂的湖边,暮然生起不舍之感。早晚都来走走,如何?

也有四季常绿的景观树,密密匝匝的树叶堆叠出绿得发黑的浓阴,仿佛向路人招摇着。最惹眼的还是那一排枫树,经历了寒风的蹂躏之后,片片树叶已经变得无比绚丽。红的似火,黄的如霞,仿佛它们已经知道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不惜燃烧所有的能量一般。“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草木尚且知时节而绚烂,人又何堪消极而无为?

想到人,这里还真有个最具趣味的事物!那就是在电视塔前不远,腊叶子树从中的一座雕塑。三个小孩,挤成一团,第一个女孩子双手托起一个筒状望远镜,全神贯注观望远方;第二个男孩梳着三个毛头,紧紧贴在女孩的身后。他的头往下微缩,想方设法往前瞄;第三个小男孩太矮了,侧着身子往前挤,极不甘心。他仰着个圆乎乎的小脸,嘟着嘴,无可奈何。也不知道望远镜那边是否有美景,也许,小孩子根本就不在乎是否有美景,他们有的只是好奇心。有了好奇心,何处不是美景?

也许他们看的就是神农湖吧,湖那边有什么呢?他们又看到了什么呢?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那颗看湖的真切之心。

嗯,看神农湖,用你的心。看天下景,用你的心!



踏雪无痕

倪锐

儿时的冬天总是来得太早,冰天雪地,又冷又饿。

屋外在铺天盖地地下大雪,妈妈总是对我们说:“红萝卜不放油还好吃些。”我们三姐弟又饿了,缠着妈妈要吃的。妈妈弯腰把屋角的一个秕谷堆翻过来又翻过去,确定藏在里面的最后一个红薯也不见踪影了,才背起锄头,准备出门。她叮嘱我们姐弟在家好好呆着,等她回来。我辈,硬要跟着去。

雪,一片一片地猛下,妈妈给我戴上一顶大人的草帽,自己只管背着锄头在前面走。那时的景绝对是极美的,山冈、田野、房子全是白的,但我的眼里,只有妈妈的背影。妈妈的背挺得笔直,两个粗粗的长辫子在背后甩得极有节奏,锄头荷在右肩上,可以感受到她的两只手一前一后紧紧握住锄头把。每走一步,雪地上就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妈妈穿的是浅口雨鞋,抬起脚时,总有雪水顺着惯性灌进她的裤脚和雨鞋里。

在一个白茫茫的山坡下,妈妈让我站着别动,便自顾自地挖了起来。这个山坡,是生产队种红薯和花生的地方,春天播种,夏天灌溉,秋天收获。收获以后,也有不少人家拿着锄头来这里刨过,想捡点遗漏在地边沿或地深处的“宝藏”,刚开始时都偶有收获,后来就慢慢地难得寻到了,人们也就将这一片山坡遗忘了在冬天。妈妈挥起的锄头老高老高,然后使劲地挖下去,一挖一撬,就是一大堆和着白雪的泥土往上翻滚。从山脚往山坡,妈妈就这样,一锄又一锄地挥动着。偶尔,她也会停下锄头,弯下腰,捡起一个不能叫红薯,只能叫红薯根,也不能叫红薯根,是比红薯小又比红薯根大的小红薯,丢到一边。我站在山脚,一双雨鞋深深地陷进雪地里,我所有的脚指头都冻得没感觉了,大片大片的雪花往我身上堆,迷茫地望着不远的妈妈,我忍不住瑟瑟发抖。妈妈把棉袄脱下来,披在我

身上,我看到妈妈居然热得出汗了,脸上红扑扑的,额头上汗珠直冒,一股白色的热气在她头顶往上一盘旋,妈妈是极好看的,这不仅在儿女的眼里,村庄里的人都这样说。脱了棉袄的妈妈更好看,苗条的身材裹着件红色的毛衣,因为穿着太久,红毛衣的两个袖子是用其他颜色的毛线重新织上去的。妈妈的两根长辫子随着她挥舞的锄头一甩一甩的,白色的山坡,妈妈的红毛衣特别亮眼,像极了冬天里的一把火。那片山坡,除了挥动的妈妈和不动的我,就剩下毫不夸张的往下飘飞的鹅毛大雪了。

终于,妈妈停了下来,把锄头放到一边,蹲下身子,伏到地里,双手抱着一个什么,轻轻地摇动,摇了一会,又拿起锄头,轻轻地举起,轻轻地刨,再放下锄头,再蹲下身子,轻轻地刨。刨几下,又把双手对着嘴巴哈白气,再刨。我不顾妈妈地呵斥,高兴地跑过去时,妈妈已经把一个大红薯捧在手心了。

这时候,妈妈几乎挖了半个山坡。连同红薯根和十来粒花生,妈妈直接用衣兜兜了起来。被妈妈拽着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我和妈妈一路留下的脚印,瞬间都被大雪吞没。刚刚被挖过的山坡,很快就被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仿佛从来不曾有人来过。

看着我们吃着热乎乎的红薯,妈妈搓着手笑了,这是父亲去世后的四个月里,妈妈第一次笑。“叮”的一声,有水滴落,来自妈妈的发丝。我看到妈妈的眼眶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像极了挂在屋檐的冰凌。

多年以后,妈妈告诉我们,那个红薯幸亏挖得深,已经在地里冻坏一点了,她好担心我们吃了拉肚子。

神农风

朋友,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外二首)

松源

朋友,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也许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我至少可以与您一起分享我的生活以及心灵的诗意或许会在某一时刻产生心灵的共鸣

假如,能让您的心灵得到些许净化那么,也算是我为您做的一点小小的精神奉献

或许,我能为您做的实在太少,太少了如同一粒黄沙微不足道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宿命吧!一种特殊的宿命

假如您问我什么才是永恒的快乐那么我能告诉您的只有“仁爱”二字假如您心中有了仁爱济世的胸怀,那么您的生活会自然结满快乐的果实纯净、天然、且丰硕

如果您还没有那份胸怀不妨去学学大地的厚重虚空包容,水的柔顺令自己的心融入自然或许会得到一份宽容与喜悦

当懂得了生命对于你的意义那么幸福和快乐还会远吗?我亲爱的朋友

聆听自然的音乐盛会

伫立在窗前望着风云骤变的天空我知道一场音乐盛会即将拉开帷幕我怀着敬畏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场盛会的开始

过得了片刻自听得一道雷声如海潮般自天空扩散而出顷刻间,一场音乐盛会正式上演磅礴的大雨倾泻而下仿佛千军万马在奔腾、狂野令人心中感到无比畅快淋漓

听着空中那雷霆万钧的声势,体内的血液如黄河般的沸腾了起来这一刻,我的灵魂是如此的清激而有力量,仿佛挣脱了一切束缚彻底得到了属于生命的自由

望向那遥遥天地间一道银蛇闪电胸中一股豪情被点燃站在窗前,聆听着一曲《归来》令自己的身心回归自然大道这场音乐盛会让我的灵魂得到了释放与升华

空城

走进城市的街头看着繁华的景色多少芸芸众生迷失了心的故乡

望着那茫茫的人海闪过一丝迷茫仿佛忘了自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就这样一直走着,走着

远处的人群三三两两的擦肩而过我却不知不觉默默思量人生行走灵魂的最深处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轮弯月自夜间升起清柔的月光洒洒在江面,令我迷茫的心得到清凉的解脱

当我放下了自己形色的执念这座虚妄的空城便不再是我生命的牢狱而是一处美丽的净土

